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學易記卷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百四十三 經部

學易記繫辭上卷七

元 李簡 撰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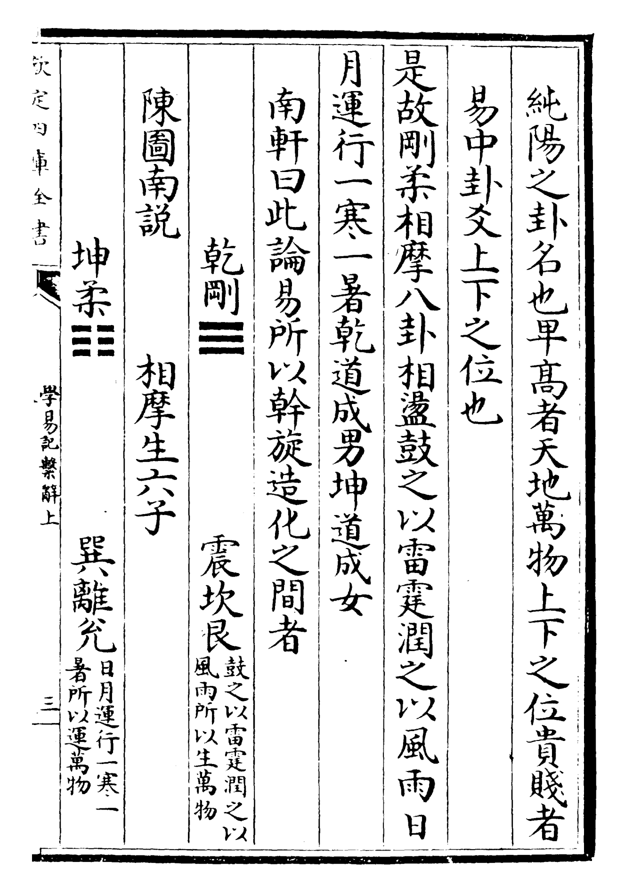
此論聖人作易法天地自然之理也伏羲之畫乾坤者因天尊地卑而後定也未畫乾坤之前天地皆自

然之易故康節先生曰須信畫前元有易既畫之後天地自然之理於易可見矣誠齋曰易之未作乾坤在天地易之既作天地在乾坤乾坤兩卦也餘卦皆自乾坤而生有貴賤之位有剛柔之性有吉凶之兆有變化之道因天地萬物卑高以陳而六爻之貴賤各有定位矣不言高卑而言卑高者高以下為基也故畫自下始天圓須動地方須靜因天地之動靜有常而爻之剛柔斷而无疑矣易論剛柔皆九六也因

天地之間方物之有分聚而六爻之吉凶生矣因天地之示形象而八卦之變化見矣變化者易中著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方以類聚猶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之謂也物以羣分謂天下事事物物善惡小大各以羣分也劉氏曰有分有聚則吉凶有所由而生此陰陽之理也而易則法之故吉凶因是而生在天則為雨風露雷日月星辰在地則為水火土石走飛草木有形有象則變化有所託而

見此陰陽之體也而易則象之故變化因是而見誠齋曰有物可見無物可執之謂象有物可見有物可執之謂形日月在天象也山澤在地形也天垂日月之象故易之坎離可見天之變化地出山澤之形故易之艮兑可見地之變化變化者天地之至神也形象著而變化不可隱矣大哉易乎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天地且不得隱而況於人物萬事之變乎

晦菴曰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



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南軒曰此論易所以斡旋造化之間者

陳圖南說

乾剛 ☰ 震坎艮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所以生萬物

相摩生六子

坤柔 ☷ 巽離兌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所以運萬物

乾之剛摩於坤之柔所以動而為震陷而為坎止而為艮坤之柔摩於乾之剛所以伏而為巽麗而為離見而為兊

此言易之變化與上文相發明也剛柔相摩軋而生八卦八卦因之相推盪而六十四卦生焉雷霆風雨之鼓潤日月寒暑之運行皆擬議天地變化之象以成其易之變化也都氏曰雷以鼓之霆以達之以聲召氣而陽氣行焉風以散之雨以潤之以氣滋形而

陰事行焉李氏曰雨以潤而風亦謂之潤者以風能滋物之氣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又言六子之生亦各有男女之道也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乾坤者變化之本故以知始成物重明之太始者形

之始也知如知州知縣是也始萬物者乾之所知也成萬物者坤之所為也乾因物之自然故以易而知坤因乾之自然故以簡而能此又明易之乾坤知始成物皆法天地自然之理也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自此以下明聖人之德業始乎體乾坤之道終乎參天地也大率平易則易知簡略則易從易知則匹夫匹婦皆不我疑也故能有親易從則匹夫匹婦皆獲自盡也故能有功聖人非欲

人之有親也人自有親故推之不去卻之不得自然而可久也非欲人之有功也人自有功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自然而可大也即其可久而名之則其德之賢於人者也即其可大而名之則其業之賢於人者也因尊卑以定乾坤於是天下之理不在天地而在易因乾坤而得易簡於是天下之理不在易而在聖人大哉易乎大哉體易之聖人乎然不曰聖人之德業而曰賢人此之所謂賢如孟子所謂賢於堯舜

之賢如史所謂三王臣主俱賢之賢非賢者過之之賢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兼取南軒晦菴誠齋

聖人設卦觀官喚反示也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此章明聖人作易設卦示象繫辭以明吉凶變化之

道有畫而无辭則吉凶不可得而知係之以卦爻之辭所以明吉凶也剛柔兩盛則為相摩迭盛迭衰故為相推盖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也剛柔不相推則變化无自而生變化不生則六十四卦不能成也是故易中之吉凶在人即失得之象也易中之悔吝在人即憂虞之象也易中之變化在人即進退之象也易中之剛柔在天地即晝夜之象也陽明為晝柔闇為夜卦之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

亦變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兼采晦菴南軒

晦菴曰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趣于吉而吝向于凶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言聖人謂作易之聖人也此言君子謂玩易之君子也易之序謂序卦之次第也居頤之時知不養則不可以有動也居損之時知自損則人必益之也居泰之時知必有否而能持之以艱貞則可常保其泰而不至於否也爻者人之所處之位也其所當行之道聖人之辭係於各爻之下君子玩之樂以忘疲也玩者觀之詳又曰是故君子明此别為一章門人以

其言相類故次第於此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謂處

否之時則儉德避難居既濟之時則思患而豫防之

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謂已欲有所動則觀卦爻

之變如乾初爻動則為姤則當潛而勿用二爻動則

為同人則當利見大人三爻動則為履則當進德修

業之類也能如是則自天以下皆當祐之而吉无不

利也占謂極數知來占于易之道也 釆白雲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

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王師心曰彖者言乎卦象之理也如健順動說之類是也爻者言乎時變之宜也如潛見飛亢之類是也

楊氏曰吉凶者失得之報悔吝无大咎也言小疵而已无咎者本有咎也以其善補過故无咎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白雲曰上而貴下而賤係乎六爻故曰存乎位乾坤

之大井鼎之小皆卦也故言齊小大繫辭焉而明吉凶是存乎辭也憂悔吝者方悔吝未至之時先明於幾微則无疵故存乎介亦由思患而豫防之也知其過咎動而得无咎者以能改悔而善補過也

横渠曰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各著其義蓋稱名小而取類大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南軒曰指示人之所往也告之險欲其知畏而有所

懼告之易欲其安意而无所疑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南軒曰凖言平也水平中凖大匠取法是也言聖人作易其成法與天地凖无毫釐高下之差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也彌者周而无餘綸者理而不紊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臨川曰日月星辰之有明晦山川草木之有盛衰此所謂幽明之故故者有所因也因天文地理而後知

幽明是稱故焉

伊川曰在理為幽成象為明

誠齋曰陽靜而晦則明者幽陰動而顯則幽者明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伊川曰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原始則足以知其終知其終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横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易說

誠齋曰至精之氣聚而有形之謂物散而無形之謂魂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記曰魂氣歸於天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魂止則物存魂遊則物亡遊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然則鬼神之狀何如也記曰鬼神

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此其狀也鬼神之情何如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西山真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則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

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而生離而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盡誠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

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頼之以生頼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為神如春夏生長是也氣之屈為鬼如秋冬歛藏是也令人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日出為神入為鬼雨露為

神止為鬼雷動為神息為鬼風散為神收為鬼故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横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與天地相似者言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故不違者言天地之道亦无外乎易之道也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知足以周萬物過之則為鑿道足以濟天下過之則
為兼愛惟聖人用易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旁達博及應天下萬事之變而不流失其理也明天
理者樂於内知天命者輕其外内樂而外輕此所以
樂而不憂也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篤于仁也是以
能愛此君子成已成人之道也故曰惟仁者能愛人
兼采
誠齋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注範圍者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神則陰陽不測易則唯變所適故无方體

誠齋曰夫惟聖人觀于天文察于地理原始而反其終見物而知其變知其如是而為幽明之故如是而為死生之說如是而為鬼神之情肰舉是道而書之於易則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由是舉而措之天地

之間孰能出乎易之外哉萬物衆矣易之知可以周而徧之也天下廣矣易之道可以濟而利之也用易於一身可以樂天知命而不憂用易於衆民可以安土敦仁而能愛用易於天地可以範模運量天地之化用易於萬物可以致曲成就萬物之生用易於幽明可以通達陰陽晝夜之運夫易之為用隨用而為應此易之神所以无方而易之用所以无體也无方則不可指无體則不可執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也理與氣未嘗相離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相繼而出莫非善也成之在人則曰性焉理无不善性豈有不善哉性善之理雖至孟子而益明然其原實出于此仁者見其道濟天下得易之體也謂易止於仁知者見其知周

萬物得易之用也謂易止於知是皆未能知易之大全也百姓愚暗雖日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君子者具仁知之成名得道之大全者也兼采

晦菴西山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南軒曰此是說易也方其顯諸仁衣被萬物而闡其利及其藏諸用則造化莫測而泯其功異乎聖人吉

凶與民同患而憂民之憂者也

富有者大无外也故曰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日新者久无窮也故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鼓有震動之意采横渠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生生之謂易者言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者乾陽也有健之

象故在易則名之曰乾坤陰也有順之象法乎乾而效學之故在易名之曰坤彖言順承與德合亦效法之意也極數知來之謂占者易逆數也能窮極其數以知方來則謂之占非必用蓍龜也通變之謂事者通乎天地之理以應天下之變則謂之事陰陽不測之謂神者以陰陽變化无窮其微妙不可測而知故謂之神張子曰兩在故不測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夫易廣矣大矣賛易道之廣大也以言乎遠則不禦謂動而應物无遠不及莫之限而禦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謂靜而守一即物而理存无不正也惟其靜而守一故能動而莫禦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地之故此聖人一以貫之之道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者言天地之間事事物物其理皆備乎此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孔疏乾是純陽德能普備無所偏二唯專一而已若氣不發動則靜而專一故云其靜也專若其運動則四時不忒寒暑不差剛而得正故云其動也直以其動靜如此故能大生焉坤是陰柔閉藏翕斂故其靜也翕動則開生萬物故其動也闢以其如此故能廣生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

配至德

白雲曰乾坤之廣大足以配天地其變通足以配四時其為陰陽之義足以配日月其易簡之善足以配至德至德者乃天地生成之德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之一書乃聖人所用以内崇其德行外廣其事業

者也知以崇為貴禮以卑為用蓋窮理則知崇而效天循理則禮卑而法地效法不失則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以易道行乎其中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者蓋易即理也理即吾性之固存也存猶有也存其固有者性之成故曰成性存存劉氏曰知禮成性則道義從此而出也故曰道義之門明道曰盡天理便是易兼采注及潘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贊作易之聖人立卦象繫爻辭之妙也夫天下之理幽賾而難見聖人則見之然不可以空言也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極其形容象其事物之宜立為之象以示人而天下之賾人皆可見矣天下之事變

動而難窮也聖人能窮之然不可以偏言也故舉要以言之於是取剛柔兩畫觀其與人事會合相通之處以行其典禮繫之以辭決其吉凶立為之爻以示人而天下之動人皆可見焉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厭惡者理在故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紊亂者有要故也故君子擬此爻象而後言議此爻象而後動擬議之間所以能成其變化變化謂人之出處語默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以發其凡餘爻皆然也取潘

氏

伊川曰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

横渠曰諸子馳騁說辭窮髙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

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伊川曰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

龜山曰褚遂良修起居注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伊川曰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閒也利者義之和也謂之中正之道乃義理之所當然也道不同則心亦不同惟同心則物莫能閒雖金鐵之

堅剛猶可斷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蘭者香而遠聞
謂其言意味深長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
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伊川曰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
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為之非難
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斯道推而行之於事

其无所失矣

南軒曰大過棟橈政事紀綱隳廢不振之時也

初六以柔在下有藉用白茅之象譬之物焉苟錯諸地固无動揺傾危之患而又藉之以茅如君子抱道懐德藏器待時而又以潔白柔順之德將之此恐懼修省能謹之極至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

存其位者也

伊川曰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于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謙之道如此如言為善

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哉亦言有令名者為善之故也

誠齋曰人之謙與矜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辭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

晦菴曰德言盛禮言恭德則欲其盛禮則欲其恭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解見文言

不出戸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伊川曰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者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

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伊川曰聖人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曰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横暴而至者也貨

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語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教語乎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

擬議者聖人用易之道盖觀象玩辭所以反諸其身也古之君子以擬議以為學易之要務擬議之要言行而已且玩中孚九二則知言行乃君子之樞機玩同人之九五則知出處語默心同則物莫能間玩大過之初六則知敬慎則无失玩謙之九三則知以功

下人則終吉玩乾之上九則知貴高不可以无輔玩節之初九則知言語不可以不密玩解之六三則知非所乘而招盜是皆擬議而知變化也觸類而長之則三百八十四爻能事畢矣天地之間備矣後世欲務空言誇世則不必深明其說茍欲為力行之學歸於君子之儒則擬議之道則宜盡心焉取白雲說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晦菴曰此篇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

之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晦菴曰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案宜在此

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洛書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无不管於是焉故洛書之位一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

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其類而相求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河圖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以洛書而虚十則河圖四十有五之數也以河圖而加五行則亦大行五十之數也所謂虚

十蓋地无過天之理也又劉牧曰天五居中主乎變此三才既備退藏于密此河圖洛書五行進退之象也 采晦菴語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歳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誠齋曰大衍之數五十者天地成數也程氏曰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為十大衍之為五十呂氏曰參

天兩地而為五故十者兩其五也五十者十其五也二說得之矣

楊氏曰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唐人以虛一為太極誠有得於自然也晦菴曰揲蓍之法取五十莖為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信手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掛者懸於小指之間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别之奇謂餘數扐者勒於中三指之兩間也著凡四十有九信手中

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間以象再閏五歲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扐左三也揲右四也扐右五也是謂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即九得五者三所謂奇也得九者一所謂偶也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

是謂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八得四者二所謂奇也得八者二所謂偶也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三變所遇是為一爻三奇則為老陽三偶則為老陰兩奇一偶為少陰兩偶一奇為少陽凡此四者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盖經曰再扐而後掛又曰四營而成易其指甚明畢中和顧彖之說亦已備矣近世諸儒乃有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

掛之説考之於經乃為六扐而後掛不應五嵗再閏之義且後兩變又止三營並已誤矣若用近世之法三變之後為老陽少陰者皆二十七為少陽者九為老陰者一又皆參差不齊而无復自然之法象此足以見其説之誤矣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每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

宋咸易辨曰所謂天地之數者是自然之數隨天地而生者也所謂大衍之數者是推衍之數後天地而

有者也

晦菴筮儀曰筮者齊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向立筮者進立於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兩手執著熏於爐一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所疑於神於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揲禮畢韜著再焚香致敬而退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邵康節陽九陰六用數圖太極不用所用者四象故以四因

老陽用九數　四因九得三十有六是為老陽之數

乾一爻

老陰用六數　四因六得二十有四是為老陰之數

坤一爻

六因三十有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為乾卦之數

乾一卦

六因二十有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為坤卦之數

坤一卦

以二百一十有六合一百四十有四得三百六十

為一期之數月日時同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二百一十有六得

六千九百一十有二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之數

六十有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用三十二因之

以六千九百一十有二合四千六百有八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萬物之數

少陽數七　四因七得二十有八是為少陽之數

少陰數八　四因八得三十有二是為少陰之數

六因二十八得一百六十有八是為乾卦之數

六因三十二得一百九十有二是為坤卦之數

以一百六十八合一百九十二亦得三百六十是

為一期之數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六十有八得

五千三百七十有六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九十有二得

六千一百四十有四之數

以五千三百七十六合六千一百四十有四亦得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萬物之數聖人所以不

書者以周易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

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晦菴曰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竒也易變也謂一

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八卦而小成謂

九變而成三畫也

白雲曰自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重為六

十四卦合三百八十四爻為筴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則天地之閒无不備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道因辭顯行因數神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

其德行神矣故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惟

顯道神德行故可與應對天下萬事之變可與賛天

地之化育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神之所為不可知也能知易之變化之理者則知神之所為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南軒曰易者无形之聖人而聖人有形之易故易乃聖人之道而聖人者乃盡易之道者也故指易以為聖人則可也指聖人以論易則亦可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故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

則言无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

伊川曰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化象與占在其中矣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於此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者謂求道之所在而決於易之言也其受命也如嚮者謂隨所求而得其道如嚮之應聲也无有遠近幽深未來之事皆遂知之以見易之道无乎不備也非易為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分蓍布卦隨感而應亦此理也故曰以言者尚其辭占在其中矣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以變河圖縱横十五之數也伍以變洛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之數也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謂錯綜河圖洛書之數變而通之遂成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之文極數之妙遂定先天後天健順動止陷麗見伏之象以至於六十四卦天地萬物之象也象因數定器因象制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故曰以動者尚其變象在

其中矣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易无思无為宜其不能與人事相感而反能通天下之故者以言者尚之則言无不當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時以制器者尚之則盡創物之智以卜筮者尚之則知方來之事是易為天下之至神也 采白雲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白雲曰上言至精至變至神皆謂易之道也此言聖人用易之道以極深而研幾也天下之事至深難測也幾微難見也用易之道則能極其不測之深研其難見之幾矣然極易之深則天下之志无不通是皆得其至精也研易之幾則天下之務无不成是能得其至變也又盡易之神故得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

謂感而遂通者也前言聖人之道四者本於人事由人而言之也繼以至精至變至神三者易之道由易而言之也又繼以唯深唯幾唯神言雖聖人猶極深研幾如此也復以聖人之道四焉終之者盖易之道其精變神如此聖人用易極深研幾又如此則天下後世于言動制器卜筮之間豈可任其私智以他求哉必當尚易之辭變象占也此衆人當尚之事而曰聖人之道者以言聖人猶尚此道也聖人尚此者以

易爲至精至變至神天下无以加焉故也此之謂者猶言謂是故也

研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極未形之理曰深故能通天下之志適動微之會曰幾故能成天下之務集注疏晦菴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物有理易則開明之事有時易則成就之以其包括

天地萬物之理故曰冒天下之道冒謂包覆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白雲曰孔子言易道於上必繼以聖人用易於下以見聖人无適而非易也此章先言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繼之以通天下之志本乎易之開物也以定天下之業本乎易之成務也以斷天下之疑本乎易之冒天下之道也故聖人有為有行未嘗不本於易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晦菴曰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

注曰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吉凶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聦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於密者言聖人以易之道洗滌其心而歸於无思无慮也密是用之源夫聖人用

易隨用隨取隨取隨足果何思何慮哉酬酢萬變在易不在心也心苟留物則焉能應天下萬事之變乎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然聖人憂患天下後世不知易之道而取凶咎也故作以示天下使人讀之危者平易者傾其要无咎而已是吉凶與民同患也聖人之心同乎天聖人之憂患同乎人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履霜堅氷之謂也明憂患而彌其故故曰藏往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

其孚之謂也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之君
神武不殺而天下治者盖得洗心退藏之道也聰明
謂耳目無所蔽睿知謂思慮無所惑威武不殺而人
自服故曰神武聖人以易洗心者恐塵滓或未盡去
而不與天地相似也 采伊川誠齋橫渠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晦菴曰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

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

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白雲曰繫辭論變通最為易之要道而人多略之變

通者易之道也故孔子於繫辭三致意焉蓋其義微而難知也因其微而難知故以闔戶闢戶言之蓋聖人舉近人而易曉者固非乾坤之道止于闔戶闢戶而已也因闔戶闢戶以明變通則又并及象器法神而言者以見乾坤變通以至制法盡神之妙舉一戶之義足以兼明之且坤陰物也故有闔戶之象乾陽物也故有闢戶之象既能闔復能闢是所謂變也朝闢之暮闔之日復一日往來闔闢不窮是所謂通也

通也者通其變也至於户之可見則曰象也其有形則曰器也制而用此則曰法也利於出入之用而天下之民无不用之者又其所以為神也

疏曰凡物先藏而後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圖說已具首卷

白雲曰吉凶者八卦之所有而非八卦之所生大業

者聖人之所造吉凶定則易道成矣易道成故聖人

用之以崇德廣業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

天地之間有形名氣象者固不可槩舉也然其法象之大莫大乎天地變通之莫大乎四時而懸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有天地四時

日月不有崇高富貴之聖人則莫能法是象而寓之

於易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之利也如伏羲之

罔罟神農之耒耜黄帝堯舜之衣裳舟楫之類是也

故曰莫大乎聖人先言聖人後次之以蓍龜者以蓍

龜待聖人而後興也探索鈎致定之成之雖莫大乎

蓍龜而用之者實聖人也

晦菴曰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亹亹猶勉勉也疑則

怠決故勉

疏曰亹亹勉勉也言天下萬事悉動而好生皆勉勉

營為此蓍龜知其好惡得失人則棄其惡而取其好

背其失而求其得是成天下之亹亹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

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河圖洛書圖說具首卷

單氏集傳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故易有占事之法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故易有變化之道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故易有吉凶之辭河出圖洛出書故易有八卦之數晦菴曰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晦菴曰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錢氏曰曰示則使人有所見曰告則使人有所知曰斷則使人无所疑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白雲曰已順故天助之以順已信故人助之以信大有之君履不失信下足以感人思不失順上足以動天又以尚賢是以吉无不利也當在易曰憧憧往來之前盖自憧憧往來困于石公用射隼皆稱易曰故自天祐之宜在其前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白雲曰意不可以言盡也故立象以盡之情偽不可徧舉也故設卦以盡之言非一說可盡也故卦彖爻象文言互為之辭以盡之若是則易道明矣立象設卦繫辭皆聖人所作易以盡道者也變通鼓舞又明聖人用易之盡其道也變而通之則經所謂通其變

使民不倦之意鼓之舞之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聖人以書必不能盡其所欲言言必不能盡聖人之意故立象繫辭智者觀之則見其可盡也

晦菴曰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兩子曰字宜衍其一

漢上曰鼓舞者鼓之於此舞之於彼動上應節莫知其然者神也

耿氏曰鼓天下之動則使天下之動進退遲速之有

節若周官或鼓而進或鼓而退或鼓而馳或鼓而聚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謂緼積之根源也乾坤其易之門邪言易出入於乾坤也乾坤其易之緼邪言易根本於乾坤也剛柔相摩而生八卦八卦重而為六十四三百八十四爻本之根源皆從乾坤變化而來故乾坤既成列而易

之道立乎乾坤之中矣易既從乾坤而來乾坤若缺毁則易道无自而可見若易之道不可見則乾坤變化之理其或近乎止息矣幾近也猶若樹之枝幹生乎根株根株毁則枝條不茂若枝幹已枯死其根株雖未全死僅有微生將死不久根株譬乾坤易譬枝幹夫乾坤初未嘗毁而易亦未嘗不見聖人設此者欲天下後世求易者即乾坤以求之也節疏義兼采南軒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南軒曰道不離器特形而上者而已器不離道特形
而下者而已試以天地論之陰陽者形而上者也至
於穹窿磅礴者乃形而下者歟道雖非器必托於器
禮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然禮雖非玉帛而禮不
可以虛拘樂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遏惡也
必托於甲兵必寓於鞭朴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旗
裳必銘之於鐘鼎故形而上者之道托於器而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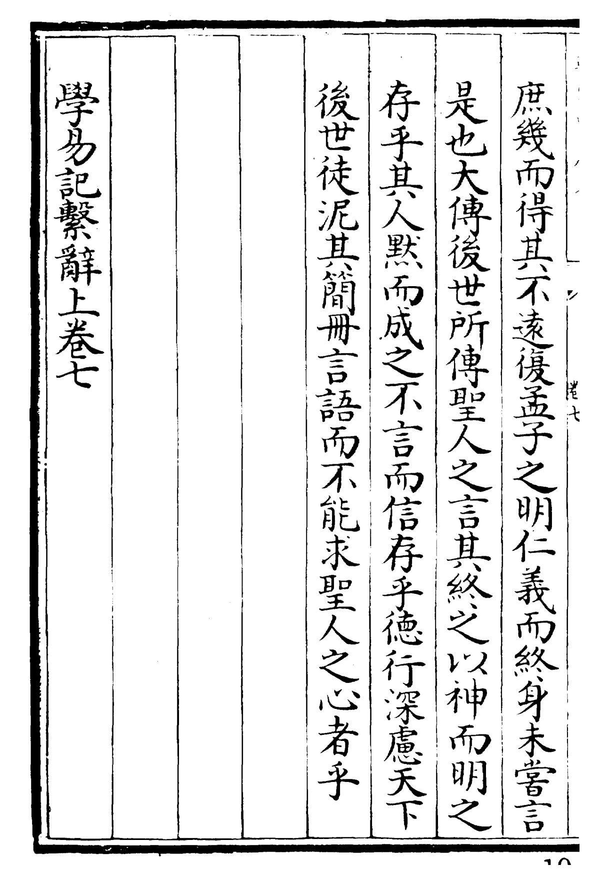
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无弊聖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无在器不隳於有徹妙並觀有无一致故化而裁之者明乎道器窮而能變也推而行之者察乎道器變而能通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以至於為罔罟為耒耜作舟車作書契天下後世一日不可无萬世不可易乃推其道器舉而措之天下而世之人指之為事業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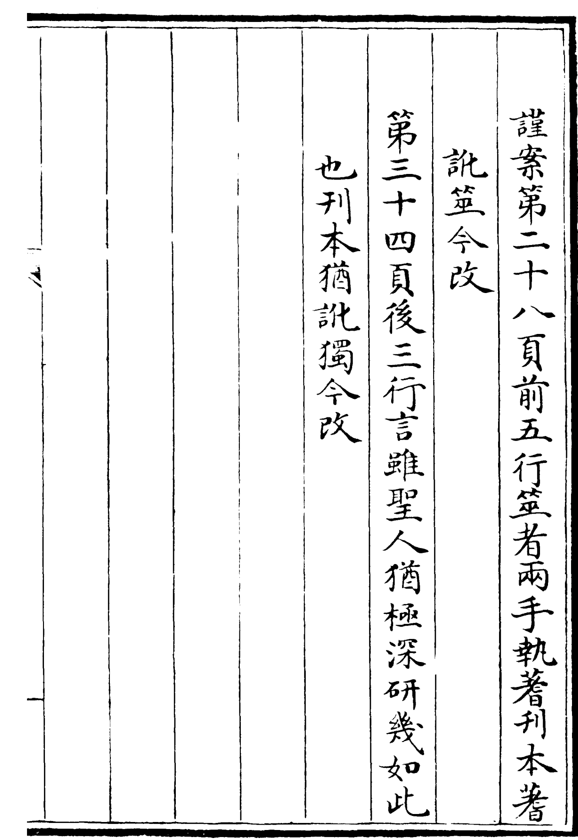
南軒曰聖人見天下之賾所以立象者示人以賾也聖人見天下之動所以生爻者示人以動也然象固示人以賾矣苟不寓之於卦何以極天下之賾乎爻

固示人以動矣苟不托之於辭何以鼓天下之動乎故由象而畫卦自文而為辭聖人之於天下何其憂之甚深而慮之甚切也然象之與卦文之與辭皆載在方冊化而裁之不失其中必存乎能通其變者乎推而行之无有紀極者必存乎能變而通者乎神而明之得之於心者存乎其人如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孔是也默而成之悟易之理者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如太王之亨於岐山箕子之明夷利貞顔子之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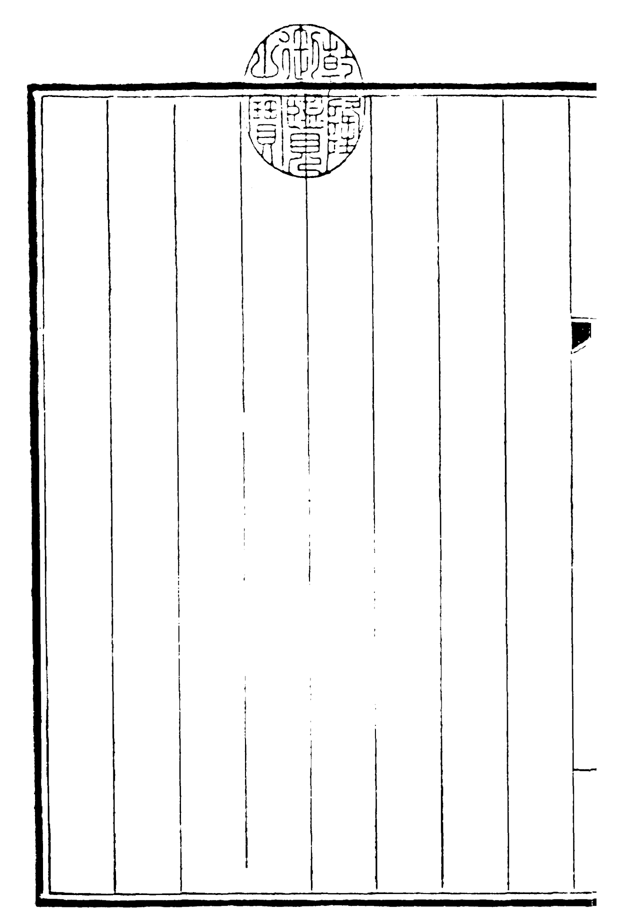
庶幾而得其不遠復孟子之明仁義而終身未嘗言是也大傳後世所傳聖人之言其終之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深慮天下後世徒泥其簡冊言語而不能求聖人之心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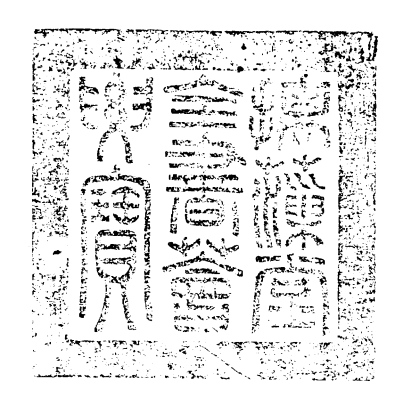
學易記繫辭上卷七



謹案第二十八頁前五行笠者兩手執着刊本着訛笠今改

第三十四頁後三行言雖聖人猶極深研幾如此也刊本猶訛獨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青標

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爻之剛柔也爻有剛柔則可相推相推故變變故自乾坤而成八卦自八卦而為六十四所以剛柔為易之本也時未可動故乾之初九變動而趣乎潛時可以動故九二變通而趣乎見故曰變通者趣時者也貞者正而能固也吉凶之道貞則勝而常吉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觀示也天地之道正故常垂象以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百四十四 經部

學易記繫辭下卷八

元 李簡 撰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官煥反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八卦未畫萬象在天下八卦既畫萬象在乎易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成列謂乾一兊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因而重之謂因一卦而八卦次第重為六十四也爻六爻也剛柔相推謂隂陽迭盛迭衰猶日月相推之義也故曰變在其中矣乾之初九未可動者也聖人繫之以辭曰潛龍勿用是命之以勿動也乾之九二可以動者也曰利見大人是命之以動也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可

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爻之剛柔也爻有剛柔則可相推相推故變變故自乾坤而成八卦自八卦而為六十四所以剛柔為易之本也時未可動故乾之初九變動而趣乎潛時可以動故九二變通而趣乎見故曰變通者趣時者也貞者正而能固也吉凶之道貞則勝而常吉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觀示也天地之道正故常埀象以示

人日月之道正故常明而不息況天下之羣動可不一於正乎集誠齋・静言

晦菴曰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確然健象隤然順象易中凡陽爻皆效乾之易陰爻

皆效坤之簡其六十二卦之象亦皆法象乾坤健順之象爻象動乎内言變化之理隱也吉凶見乎外言得失之效著也功業見乎變謂天下之功業由剛柔變化而可見也聖人之情見乎辭謂聖人之情欲天下之人避凶而趨吉以各成其功業而已故繫之以辭而命之也采白雲誠齋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誠齋曰天地之德生物而已得其德者在聖人施其德者不在聖人而在至尊之位有斯德也而位斯位也天下之人所以喜之貴之而目之曰大寶也何以守之曰仁而已何以為仁曰財而已雖有仁心仁聞而天下不被其仁政之澤者奪民之財為已之財而已財散則民聚此仁之實也然仁不孤立必有義焉何謂義教民理財義也謹已出令亦義也禁民為非亦義也此言聖人用易之意體乎天地之德以為聖

人之仁義也

東坡曰理財者生之有道取之有節用之有制是也理財以富之正辭以教之禁民為非以威之富之云云而後教教之而後威各得其宜所謂義也

古者包_{白交反}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白雲曰易之道道之大全也有古以來聖人用之未

沓絶也自包犧畫而有卦文王重而有書於是斯道明矣後世言易始於包犧者盖言因易之書而後其道明也故繫辭論卦亦以包犧為始然聖人必觀天下之象而後畫卦故包犧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細大无不察也近則取諸身遠則取諸物内外无不取也如此而後畫八卦八卦既成則神明之德於是乎通萬物之情於是乎類所謂通於天地應於萬類者也前乎包犧未知有也故言始

作八卦

鳥獸之文離為雉兊為虎之類也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盖取諸離

白雲曰包犧之時作結繩為罔罟以佃以漁而當時之人知為罔罟佃漁不知有所取也孔子以易道觀之然後知是道有取於離故曰盖取諸離離麗也罔罟麗道也然包犧始作八卦所謂繫乎聖人者也作結繩罔罟所謂繫乎時者也此聖人之道與時之辨

也

臨川曰爲罔罟爲耒耜爲舟楫爲杵臼爲弧矢爲宫室爲棺槨服牛乘馬重門擊柝以一聖人之材足以兼此而一一皆具之必至於五六聖人數世而後備者何也曰夫聖人也者因物之變而通之者也物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物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故曰

通其變使民不倦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陟角反木爲耜音似揉木爲耒力料反

耒耨奴豆反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諸益

耜耒下耓也廣五寸即今犁底也耒耜上句木耨鉏也耘除草順乎上而動乎下耒耜之象也

白雲曰包犧氏有犧牲而未粒食炎帝氏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故號曰神農然則粒食自神農始也取諸益者以重震巽二木成卦故有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之象而其彖則曰木道乃行粒食木類也耒耜木教也故言取諸益然則益以益下為道又有天施地

生其益无方之義耒耜之利是亦益下之道也亦其益无方之道也皆備易三義

鄭氏曰十三卦始離次益而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白雲曰神農時有八卦而已文王未重未有益與噬嗑也而此言取諸益取諸噬嗑者蓋六十四卦之畫

象雖始於文王而六十四卦之道未嘗无也百世之下獨有孔子能追明其道若曰耒耜之教雖始於神農考其所取盖益道也為市合民亦雖始於神農考其所取盖噬嗑之道也

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也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設法以合物噬嗑之義也集注幷晦菴

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

元不利

王氏曰物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物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

白雲曰時異則事異於是乎有變唯聖人能通其變則民不困於事是以不倦於有行也故雖聖人神道設教不過宜斯民而已宜民則非甚髙難行之道亦不過為舟車臼杵弧矢宮室書契之類凡可以利斯民後世之所不能易者皆是也知道之人固以是為

聖人之道不知道之人謂聖人之道變化超忽如神豈在舟車臼杵之間哉故聖人先言宜民而知後之制器皆宜民之道也然自易之道觀之窮則必變變而後通通則可久況用之於民者乎故自包犧神農黄帝堯舜氏皆能通其變者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

誠齋曰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

是已盖始於黄帝備於堯舜韓氏曰衣裳以辨貴賤

乾尊坤畀

白雲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謂无為而治也能无為治者无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逺以利天下盖取諸渙

南軒曰刳其木而中虛剡其楫而上銳舟所以載物楫所以進舟

白雲曰渙之為卦木上而水下是以有利舟楫之象故其彖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渙者又有散釋之義舟楫之用豈非散釋險難之器乎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盖取諸隨

明道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服馬乘牛乎理之所不可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盖取諸豫

横渠曰有備而无患故豫

白雲曰備豫之義盖非一也此獨舉重門擊柝者黄帝堯舜之世猶設是焉則後世之君可不豫為之防哉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盖取諸小過

纂圖曰下卦艮為石為止上卦震為木為動木動於上而石止於下臼杵之象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諸睽

白雲曰睽无弧矢之象而弧矢取諸睽者非止謂睽

乖而弧矢足以威服之也盖弧矢之用以睽而發也弧矢相睽則發而為用睽之至則為用亦至故弧矢二物有至睽之道存焉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同而異者其唯弧矢異物而同功乎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盖取諸大壯

上卦震為木下卦乾覆物木起上而覆其下棟宇之象也棟屋脊檁也宇猶宇宙院宇之宇也指在下空

濶處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葢取諸大過

白雲曰上古之世知簡不知禮故葬親之薄有至於此喪期无數者哀盡則止也聖人為之制禮然後棺槨有度則喪期可知矣大過雖取其過於厚然四剛居中有堅中之象故取以為棺槨也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可不過於厚乎上世嘗有

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者孟子謂孝子仁人之掩

其親亦必有道矣此聖人易之以棺槨取諸大過之

意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蓋取諸夬

南軒曰門柝之制足以防民之侵軼弓矢之利足以

威民之不軌此皆小人之過惡顯然易見可得而治

也若夫事之情偽是非有无虛實此包藏於内有不

可測者是以聖人制為書契故書以記久而明遠契以結信而止訟百官之務雖煩而以此治萬物之情雖隱而以此察此決去小人无所容縱於其間也故必取諸夬者葢夬者決去小人而君子之道長者乎

誠齋曰鴻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起居具服食也自斯人之飢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為罔罟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之偏

匱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紝之製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阨於川隔而道斷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跰於遠塗也聖人於是乎作輪轝自斯人之虞於寇攘而懈於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門柝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舂揄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无爪牙以自衛而憂於搏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而病於濕墊也聖人於

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而慼於虆梩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无籍也聖人於是乎作書契十三卦之象歷乎五聖人而後備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又曰今吾與汝待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龔氏曰百官以治事有辨而不相亂也萬民以察情盡而不相欺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白雲曰易之為書象而已象也者所以像天下之有象者也彖爻皆出於卦象已立之後彖所以内明一卦之材爻所以外效天下之動爻立然後吉凶生而悔吝著此成易之序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徳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

之道也

橫渠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其御者小人之理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兊為陰卦皆一陰二陽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

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夫子因咸九四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而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

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此以往來屈伸明感通之理也屈則有伸伸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生明寒暑相推而成歲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前云屈伸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伸蓋不屈則无伸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蓋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伸也因言屈伸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

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伸之極也然乃所以為崇德之資内外交相養互相發也過此以往皆非聖人致用之道是以聖人未之或知也窮極陰陽神妙之理而知變化之所以然者乃義精仁熟德之盛也集伊川晦菴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當困而困當據而據道之正也非所困而困非所據而據皆自取之失道之甚是以名辱身危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見乎乃身死家亡之象也兼取

伊川
白雲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白雲曰君子以道存諸己而困於外在時是以藏器於身猶有待也括結也結則有閡凡无其道則括非其時則括動而不括然後出而有獲此章蓋語成器而後可動動亦必有時焉故也藏器於身有其道也高墉之上斯其時也

漢上曰藏可用之器待可為之時動无結閡出則有獲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白雲曰小人非不知天下之所謂善惡亦非不知天下之禍福也蓋昧於善惡幾微之際故積而至於大惡以受天下之大禍者多矣聖人憫其愚而受禍也於是制刑以小懲之懲其小而誡於大則終无大惡大禍之虞是豈非小人之福哉此所以屨校滅趾於初然後終无咎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劉氏集傳曰為善得吉為惡得凶皆積累而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上居一卦之極而積惡已久能无凶乎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白雲曰安危存亡治亂盖相代相生之道是以聖人

居安慮危故終无危亡之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設之反

說見九四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知幾雖神妙然不必求之過遠不諂不瀆即豫之六二所謂知幾也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其識愈明其心定其智明不俟終日其判别可見矣微則成彰柔則成剛理也君子明理故見微則知彰矣

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賛之曰萬夫之望或曰豫者先也是知幾之道也吉凶悔吝生乎動爲不知幾者設（兼取潘氏伊川）

晦菴曰凡人上交必有些取奉底心下交必有些簡傲底心所爭只是些小於此察之非知幾者莫能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伊川曰顔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

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有一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于悔乃不遠復也殆甚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晦菴曰絪緼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

伊川曰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致乎一也天地之閒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乎易傳

誠齋曰天下之事一則精二則粗天地人物皆然而況於萬事乎故舜曰惟精惟一而仲尼亦曰言致一也致者力至之謂也羿致力而一於射故精於射王良致力而一於御故精於御使羿而欲為良良而欲為羿則兩喪其固能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治仁義皆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溪上曰動而與之者安其身而後動也語之而應者平其心而後語也求而與之者定其交而後求也知道之人所居而安動則人與之故曰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此大學身脩而後家齊國治之意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音烏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易之六十四卦皆從乾坤相索而出故乾坤乃易之門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物猶象也言乾坤者實陰陽之象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者言乾坤交合而六十四卦剛柔之體遂成撰造化之謂也夫四時迭運五行攸敘萬物之所以生遂皆天地之造化也聖人

作易蓋體天地之造化也通謂合而為一也天地有神明之德聖人之易與天通其稱名雜而不越者言六十四卦其稱名雖雜而不越乎乾坤剛柔之道亦猶天地之間萬物雖多不出於陰陽消長之理也考其言之類而知其為衰世之意者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也雖然亦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蓋世衰則得失彌彰故以為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逺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取卦之象而推及往古之得失者彰往也玩易之占而逆知方來之吉凶者察來也顯者則微之使求其原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所謂顯道神德行也開明義理而各當其名謂卦也辨物謂象也正言文彖之辭也斷辭斷之以吉凶者也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

大託象以明義因小以喻大也言遠者達之於天下而意有餘使人思而得之也辭文者不直言所論之事乃以義理明之使人玩而得之也其言曲而中者謂隨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其事肆而隱者謂事顯而理微也因貳以濟民行者謂因其疑貳不決恐懼易入之時以濟民行告之以吉凶悔吝之辭使知失得之必報也 兼取汪疏橫渠溪上白雲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白雲曰易始於包犧而興於文王故曰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為文王也說者謂既有憂患則須脩德以避患故明九卦為德之所用誤矣夫聖人脩德又豈係於憂患乎而孔子言此者蓋以聖人居崇高之位道行於天下為帝為王參天地賛化育則易行乎其中矣固不必有作也及其道不行於天下而憂患天下後世之深欲力以斯文昭示來世則不得不作矣此文王所以蒙大難而作易也然則孔子道不

行而係易其亦所謂憂患者乎故憂患者盖憂患後世不復與聞斯道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九卦皆反身脩德之事聖人體易六十四卦備於身九卦其要也○基所以立也故君子非禮弗履○柄所以持也君子之德謙為可執○復則復於善也人

性本善○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也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損去其害德者德自此而脩矣○益者日益以增而進故裕然有餘也○困窮之時不待言而德自辨矣風雨然後知鷄鳴之不已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井猶性也井則安而不移故為德之地○巽順於理故能決制事變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

稱而隱

此明九卦之德也○禮以和為用至者至于中无過不及之謂也○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於微而能辨事物之理不遠復也○白而易汙者不若涅而不緇剛則易折者不若磨而不磷故有恒德者雜而不厭然後見其道之久也○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之長裕本乎自然非有所撰造也撰造則為偽也故曰苟得其養无物不長揠苗之偽則反害其物性之裕

矣豈益道哉橫渠曰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困處險而說身窮而心亨道也○能存諸己然後可以推而及人井居其所乃存諸己往來井井遷而及人者也○巽稱物之宜然心之權衡隱而不可見者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誠齋曰此章聖人既賛九卦之徳以示人復發九卦之用以示人也

禮之用和為貴故履以和行○謙之象曰稱物平施而傳以謙輕為戒故君子之謙非樂於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以制禮而未嘗過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豈非自知乎此非因人而知乃悟之於心覺之於性也故曰復以自知○德惟一動罔不吉徳二三動罔不凶恒之君子素富貴行乎

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其德如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終始如一故曰恒以一德○九卦所論皆修身行己之事損以遠害益以興利非謂去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也害於己者遠之如懲忿窒欲是也利於己者興之如遷善改過是也○在困而怨者不能樂天者也然人皆有情能寡其怨者亦可貴也故曰貧而無怨難○內能存己外不絕物乃為義也○孔子論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蓋權不易至也巽以行權則順於理而
得中也人道惟此為大故以此終之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
度外内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書所以載道故不可遠如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
玩占也易之道窮則變所以屢遷六虛謂六位位謂

之虛者虛其位以待變動也故太玄九位亦曰九虛
爻則變動周流乎其間或往而居上來而居下或以
剛易柔以柔易剛不可以為典要唯變是從而已
无常則不可為典相易則不可為要雖不可為典要
而其出入往來皆有法度而非妄動也故卦之内外
皆足以使人知懼外焉知懼則懼其失於言行内焉
知懼則懼其失於修身又明於處憂患之道與其致
憂患之故雖无師保之嚴而常如父母之臨謂愛敬

而不敢慢也學者初循其辭以度其義而後可以得其典常茍非其人能盡學易用易之道則易道安能有行於世哉然君子於學也有二道焉有率其辭者自外入也故易之為書不可遠有率其性者由中出也故中庸之道不可須臾離書不可遠則道不可遠矣道不可離則書不可離矣明乎此然後為善學誠齋曰此章言易道之用存乎變易道之體存乎常易道之行存乎人初曰不可為典要者變也又曰既有

典常者常也又曰道不可虚行者人也兼取南軒潘氏白雲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易之為書原究其事之始要會其事之終以為體也六爻分列剛柔相雜者唯其天下時事不齊不得不如此而效之也初者事之始事之微其辭則擬之而

己故為難知上者事之終事之成其辭无隱故易知也若夫雜辨天下之事論撰衆人之德明二者之是非則非二五三四中爻則不能備矣蓋言初上本末不能具也噫歎辭也歎學者玩易之六爻要考存亡吉凶之理則居然可知矣彖辭明一卦之材及一卦之大義使智者玩易雖未及六爻之辭止玩彖辭則所得已過半矣此章先論初上之難易次明中爻闕一則不備終明彖為一卦之主所謂彖辭乃文王卦

下辭并今彖而言也若止謂文王之卦辭恐學易者雖曰有知觀元亨利貞而於乾卦義理未易便思過其半也夫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可以无大過矣其意正相符故白雲郭氏直謂今之彖也采白雲說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此章再明中爻之義二四陰也三五陽也陰陽之功

同而位則異也二多譽中也四多懼近君也則屈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則二宜于有咎何反多譽乎然要其終所以无咎者其用柔中故也三多凶五多功五貴三賤其等不同也三之所以多凶者賤而失中也五之所以多功者貴而得中也非謂柔危而剛勝邪三處下位之極其柔居之則危不勝任矣其剛居之將以為勝邪以剛居剛有時乎過剛矣危則顛疾過則易敗此三之所以多凶也若五則不然以剛居之

得尊位大中宜處尊者也以柔居之有處謙執柔以貴下賤之美此五之所以多功也多譽未必盡君子得譽者多耳多功未必盡成功有功者多耳取漢上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之為書廣大无不備者故有天道焉陰與陽也有

人道焉仁與義也有地道焉柔與剛也此三者一物而兩體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即三才之道也一則无變无動兼而兩之故三才之道皆有變動以其道有變動故名其畫曰爻爻者傚也言六畫能傚天下之動也爻有貴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有九六雜居剛柔之位則成文交錯之際有當不當吉凶由是而生焉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

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文王當紂之世蒙大難而演易是故其辭多危懼也後世得其辭危者方困於險使知處之之道坦然而和平易者方紐於安使危懼知戒而不敢肆其道甚大天地之間无不備是以天下无廢物懼人以終始使人慎終如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其大要使人无咎而已此所謂易之道也　兼取白雲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乾健不息其生物也乃因物之自然故其德行恒易坤順承乾其生物也乃因乾之自然故其德行恒簡易簡則无作為險阻則有情偽今也易而能知險簡

而能知阻何也盖兩險相疑兩阻相持則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至險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夾谷之詐不能敵仲尼之禮顓臾之對不能欺仲尼之聽盖聖人得乾坤易簡之理以照天下而天下之險阻情偽孰得而遁之哉故曰吾道一以貫之能說諸心謂能使人玩之而說也能研諸慮謂能窮天下之物情也侯之二字衍故王氏略例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天下之吉凶藏於无形

至難定也天下之事亹亹然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是故變化云為之閒吉事則先見其祥祥者吉之萌也象事則先知其器象者器之影也占事則知方來占者事之未形也皆言人事不能先易是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也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能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人謀謂盡人之情也鬼謀謂盡鬼神之情也

兼采漢上誠齋晦菴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白雲曰八卦有象而未有言故以象告六十四卦之後有爻彖之辭故曰以情言剛柔相雜而後有得失故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者聖人變而通之以盡利故變動主於利也吉凶以情遷者卦之吉凶因人善惡而遷也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

感而利害生

注曰泯然同順則何吉何凶愛惡相攻然後逆順者殊故吉凶生相取猶相資也遠近之爻互相資取而後有悔吝也情以感物則得利僞以感物則致害也

正義曰遠謂上下兩卦相應之類近謂比爻共聚迭相資取取之不以理故悔吝生也

白雲曰六爻之有吉凶悔吝亦猶在人情僞相感而生利害蓋爻與人一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近謂比爻也不相得謂相惡也上言吉凶悔吝利害六者而此獨言凶害悔吝者盖近而不相得安有吉與利乎故但云凶害悔吝而已南軒曰天下之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相近而相得也廟堂之上閨門之中鄉黨之閒學校之内皆貴乎近而相得也今也近而不相得其為易乎行道之人故大則凶小則害其微則為悔吝矣考諸易爻莫不皆然故云凡易

之情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單氏曰易之書所以盡情偽而明得失上既言吉凶悔吝利害之詳矣而情偽之生必見乎其辭故聖人又言之於終使人察而知事之幾也

誠齋曰此言學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矣

西山真氏曰盖人之將為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

塹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枝謂支離而多端
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苟發故簡而寡狂妄躁急之
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羞惡故其辭
游揚而不確操守不堅奪於利害故其辭困屈而易
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揜也故不知言則无以知
人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數陳无隱者亦近乎
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
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此察之吉人之辭